禿髮張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禿髮張
作者：宣鼎　清

本作品收錄於《夜雨秋燈錄》

粵賊之踞蘇松也，境內焚掠殆盡，村郭皆墟，其需用皆以重資取給於江北。於是賣賊食者踵相接，而肩為摩。郵之時堡漁人張姓，土猾也，鬢髮鬖鬖，人呼為禿髮張云。

其妻蔡嫗尤陰狠，夫婦操舟撒網，陰以阿堵賄津要，得公行于大江南北接濟賊，不一年，家頓饒裕，購田疇，築宅舍，漸成富家翁，而貪焰愈熾。素與東鄰薛有隙，以其狀控於宰，禿重賂宰，反以薛誣而與以杖。薛銜之深，伺之嚴，禿罔覺也，日弄潮走江上，肆無忌。

時京口有喬姓女，娼也，本淮安產，幼孤，鬻于鴇母喬，以為錢樹子。身材嬌小，有殊色，人爭昵之，呼之曰小喬。山西賈周某昵尤甚而情尤久，囊橐垂罄，猶戀戀不能去。鴇雖白眼，女獨善視之。女生一子，周種也，遂名曰阿周，年四歲，宛轉得人憐。而周病且劇，女日夜侍湯藥，哭失聲，刲臂肉以進，卒無效。彌留時，執女手泣曰：「卿情厚矣，雖結髮恐未必若是。失路人無家可歸，無地可瘞，數根枯骸骨，火之、棄之，惟卿便。所念念不忘者，阿周一點血，吾後也，卿善撫之，吾目瞑。」女泣曰：「諾。」周死，即命阿周服喪。

明年賊大至，女負兒扶母將以投江北。適有漁舟離江滸百步外，夫婦皆倚棹瞠目視。女呼之曰：「乞帶逃難人登彼岸，不吝值也。」奈女心雖急，而渠意甚閑，嘵嘵計孔方多寡。方問答間，而賊騎蜂至，漁人遽刺船去。賤下騎斬鴇，脅女與兒而去，送姑蘇。賊酋偽王某一見大悅，意殺兒而留其母。女大痛叩階有聲曰：「妾僅此子耳，兒生妾亦生，大王愛妾，當兼愛兒，否則甯死不從也！」

女淚睫盈盈若秋水，嬌啼嚦嚦如曉鶯，酋意亦良不忍，出家姬遍與女較，皆不及，遂納女為偽妃，以阿周為偽世子。女善修飾，工語言，偽王惑昵殊甚，而女之夢魂時繞于江淮雲樹間，苦無隙可遁耳。

禿髮張適又艤舟蘇城下，蔡嫗時攜鮮魚入城，遍遊各館暨各偽署，藉售私。聞女美而富，遂夤緣入偽府求見。引之後堂，見女南面坐，左右侍兒皆珠翠滿頭，羅綺被體，屏息無稍倦。嫗稽首拜，極力獻諂容，不似江上索資惡態。女聞其口操江北音，問：「婆子江北人乎？」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翌日來，有要事洩汝。」言已，賞金帛甚厚，嫗再拜出。

明日果又來，即有心腹婢引之曲室。見女趺坐繡榻，極威重，而兩睫盈盈有淚痕。旋命嫗坐，賜茶果，問嫗之家門居址甚悉。具告之。女益唏噓，嫗乘間附耳問曰：「娘子在此荷王寵，尚不安樂耶？」女搖手令禁聲，婢出瞰闥外無一人，然後垂泣曰：「我亦江北人也，被擄後雖得王憐，其難堪處有娼妓所不忍為者。王又性多疑，醉後時於紅燭下露白刃，此心惴惴，常不懌。我何難一死，為膝下小嬌生，故隱忍至今。若輩終非好相識，且勢亦必敗，我母子未知何所歸。」言已灑涕不已，淡黃衫袖盡濕。嫗慰之曰：「娘子勿悲，老身卻有盜綃手段，特恐娘子非真心欲逸耳。」女以天日誓。嫗曰：「我有小舟在城下，遇風順，逸何難耶？但娘子家已破矣，赤手走江北，母子何以為生？我家又赤貧，不能供爾母子坐食，是亦可慮。」女曰：「實告阿姆，王積資數萬金，筐鑰皆我掌握，但運若干出，過江即與汝瓜分，何愁無饘飧計。」嫗曰：「善。」計遂定。

由是運出珍珠四升，白鏹百錠，黃金十斤。女又以繡金小黃旗與嫗曰：「以此刺舟入水關，但云真人覓，以遊內河，可無禁耳。」蓋賊中呼偽命婦為真人也。蘇城本有河環繞，蔡果刺船入，即繫之偽府後門河岸下。一日，酋奉偽命赴松江，行時女置酒與餞，訂歸期，致珍重，王大樂，不為疑。

酋去，阿周時戲於舟次。女一日午後，飲各婢以酒，皆沉醉。然後遍體裹金葉重重，珠玉無算，呼嫗運出錦繡十餘包，急更良家衣飾，驀登舟，以賊符賺出水關。日夜行，適風帆如箭，不兩日，已出京口江矣。是時水波不興，江天如畫，金焦歷歷在目，其心甚怡。惟禿與嫗時作耳語，瑣細不可辨，心又疑慮而無如何，惟偎兒枯坐以待。忽聽京口呼聲甚厲，推篷瞰之，則賊船如蟻集，如蜂攢，鋒刃如林立。船首賊大呼曰：「婆子快留下真人，免汝死。」蓋賊黨知偽妃遁，必嫗挈無疑，一路追至也。禿與嫗聞警無所措，時風力又弱，乃夫婦極力搖櫓，且搖且怨女曰：「我輩無辜，為汝母子將畢命刀下

矣，汝心安乎？汝還不投江死，將何待耶？」女痛哭跪舟中曰：「誠有累汝夫婦，倘得生還，金帛皆歸汝，吾母子乞食不怨也。」禿怒催死，不少緩。女又泣曰：「若追近，吾自入水無相累，惟願汝夫婦行陰隲，帶吾子過江北。周家一塊肉，不可棄也。」禿大聲曰：「死則死耳，誰與汝喋喋說家常耶？」女抱兒哭，淚下成血，而禿逼益甚。幸賊見舟遠，瓜洲壁壘，鉦鼓不絕，不敢追，遽轉舵。

禿舟將抵岸，又遲滯不進，遽泊蘆洲中，將女身所帶金珠全取下，隻身推上岸曰：「容汝餓斃不淹斃，即老公陰德矣。」女猶哀哭，而禿舟已遠。女四顧茫茫，知是絕路，加之青蘆白葦，水鳥哀鳴，心益酸痛，哭不成聲。無已，饑啄蘆芽，渴飲泥汁，賴是數日不得死。一日巡舟聞隱隱有婦女哭聲，蹤跡至，大駭。見其檻褸憔悴，滿面泥沙，幾如鬼物，問何來？以實對。乃慨與乾餱，贈以百錢，引之坦途，俾乞食自去。

抵維揚，得遇鄰媼某氏，憐而留之。憩月餘，漸光澤，因浼媼偕之時堡，尋阿周消息。當禿之回堡也，擁厚資，立地成巨富，正苦無兒，即以阿周作螟嶺，志甚得也。比女至，泥首階下云：「我之得生，究賴賢夫婦。前事均已，惟求將阿周賜還。」禿故作錯愕狀，大詫曰：「此誰家女郎，素無一面緣，將何處尋汝兒？」女以蘇事質，禿撫掌大詫曰：「據汝言，汝賊婦也，若首之官，當得上賞，尚詐尋汝子耶？」女四邊環矚，竟不見阿周，而禿又狡賴，立呼莊奴逐女與媼出，而扃其扉。女仰天大哭曰：「吾千辛萬苦，為恐負故人託耳，今已矣，何生為？」言已，即攫身將投溪水，媼急止之曰：「妮子癡耶，江北有官長管轄，盍往愬，愬不直，再死未晚也。」乃相將控於宰。禿又賂當道邑紳，果以無證不理。

其先，禿見女至，藏阿周甚密。頃見女去，防漸疏。一日，兒行隴畔，薛見之，誘入己室，與以果餌。問云：「好孩子，依親娘樂，依假父樂耶？」曰：「願依親娘。」薛曰：「善。」即藏兒，不使出。時女正具狀泣訴於漕督某公，而薛又送兒來投案。母子交訴，薛亦力證，發前案。督怒，立飭麾下弁率壯士百人，星夜往時堡捕禿。禿村居，正以失兒不樂，一夜又夢與嫗登最高巖，俯瞰下有一舟一橋，風日甚美。少頃大風怒吼，雪墮如掌，忽又霹靂驟降，遂與嫗驚墮巖下。醒甚惡之。是夜，正剪燈煮酒，與嫗述夢中事，忽搜者到門，呼聲震耳，火光如晝。嫗出，黑索已在頸上。禿怖，逾牆將遁，見涼月昏黃中，有巨鬼，頭與簷齊，伸巨掌如箕，撲之使墮，遂就縛。

有司來將家財一一封誌而去。禿到案，尚狡，施極刑始服，夫婦駢斬之。督以半財與女，俾撫孤。當督之判斬時，禿大呼云：「民聞殺人者死，今喬氏尚生，阿周亦在，

何故得斷頭罪？」督笑曰：「即私賣賊食四字，已死有餘辜，尚不足消受一斬字耶？」臨刑之際，觀者如堵，五花劊子惡其髮短，戲以繩為籠，加其顱。禿仰天歎曰：「行年五十，尚不能保首領，今而後，知窮人暴富禍也，非福也！」

懊儂氏曰：平心而論，禿髮張貪財太過，而卒未曾斃一命，何遽擬大辟？特江上弄船逼女就死數語，毋乃太忍、太毒。禿之死，死於忍且毒也。吾願世之生有財癖，予智自雄而毫無惻隱者，當以禿奴為戒。此癸酉歲冬，余船凍高郵之三垛，聞張海仙所述如此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